

出身名门

被动应考中解元

薛瑄出身于名门望族河东薛氏,其家族名人辈出,历代人物之盛、德业文章之隆,世代相因绵延千年不衰。薛瑄祖父薛仲义饱读诗书,精通经史,因时值元末战乱,不愿应考入仕,终生以教书为业。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(1384)考中举人,历任河北元氏、河南荥阳、河北玉田、河南郾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30余年。

薛瑄自幼“性颖敏,甫就塾,授之《诗》《书》,辄成诵,日记千言”。12岁时,父亲薛贞调任荥阳教谕,薛瑄随同父亲到了荥阳,所作诗赋受到荥阳监司的赞赏。这时候,薛贞闻知高密魏希文、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,为当代饱学之士,便将他们二人聘为薛瑄的老师。从此,薛瑄拜在魏希文、范汝颢门下,将以往所作诗赋文稿付之一炬,潜心探究程颢、朱熹学说的渊源,废寝忘食,孜孜以求,渐有所成。

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到荥阳巡视,荥阳当地官员前往迎接。陈宗问在舟中望见风吹水,涟漪骤起,顿生灵感,随口吟出一句上联——“绿水无忧风皱面”,凝眉苦思良久,得不出下联,遂求助于在场的其他人。大家搜肠刮肚,沉思低吟好一阵,终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。薛贞回家后将此事告诉儿子薛瑄,薛瑄略一思忖,缓缓说道:“这有何难,青山不老雪白头。”

薛贞默然不语,心中却为儿子的才思敏捷而窃喜。

薛瑄专心致志,埋首攻读宋明理学,他非常喜欢当代学术大师胡广等撰写的宋儒性理学说汇编《性理大全》,口诵手抄,夜以继日,每有心得,便立即记录下来,日积月累,集腋成裘,几十年坚持下来,便写成了《读书录》11卷,《读书续录》12卷,大多论述性理之学,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。在这两部著作中,薛瑄提出“天地万物,惟性一字括尽”,又认为理气不可分,“理气二者,盖无须臾之相离也,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”。

永乐十七年(1419),薛贞调任郾陵县教谕,举家迁往郾陵,年届而立之年的薛瑄依然随父亲求学,依然心无旁骛,一心一意专注于学问,依然对科举没有丝毫兴趣,不屑于追求功名利禄。然而,一个奇葩的规定迫使他不得不改变初心,被动地踏上了科考之路。

当时,朝廷规定,任何一个县若长期无人考上举人、贡生,就将这个县的教谕发配到边远地区服役。薛瑄无论如何也不愿老弱白发的父亲被流配远方,投身科考便成了他的不二之选。于是,永乐十八年八月,薛瑄参加了河南乡试,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,一考而名列河南乡试第一,荣获解元。

进士及第

监察御史镇银场

永乐十九年,薛瑄赴京参加会试,一举考中进士。进士及第后回乡省亲,父亲竟在此时病逝。薛瑄悲痛万分,遵古礼居家守丧。

宣德年间,薛瑄守丧期满,受任御史。此时,朝廷内阁是三杨(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)秉政,他们早就听闻薛瑄的人格秉性和学术造诣,想私下见一见他,了解领略其风采,便遣人前去告知薛瑄。一个刚刚踏上仕途的年轻人,得到朝廷顶级大员的专门召见,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眷顾和钟爱器重的表示,对于薛瑄来说,实在是一个展现自我拓展人脉的好机会,可谓求之不得。

三杨大跌眼镜的是,薛瑄竟断然回绝了。薛瑄的回答干脆而决绝:“我肩负的职责是弹劾督察百官,岂敢私谒公卿。”

还好,三杨个个贤明豁达,不是那种鼠肚鸡

南有一个官员,被朝廷委以钦差之职去“打老虎”,结果在老虎的“阴谋算计”下,不但虎没打成,自己还差点被老虎吃掉,最后身败名裂。这个人叫韩瑛。

韩瑛,开封府人,宋高宗建炎四年(1130)赐进士出身,历任右司谏、广南西路转运判官等职。

说到韩瑛这一经历,不能不说到另外一个人,王钰。王钰有点来头,他的曾祖王珪是宋仁宗时期的宰相,他的祖父王仲山任过抚州知州,他的姑父更加强了不得,是当朝宰相秦桧,他的姑姑,就是杭州岳飞墓前与秦桧并肩而跪的那位王氏,在当初而言,可谓背景厚实,家族显赫。

王钰因为秦桧这层裙带关系,被推荐于朝廷,历任提举江西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、私盐阁等职。绍兴年间,他又主政广州番禺。王钰这位“官二代”,颇有点公子哥儿性格,仗着秦桧的权势,在地方上吃喝玩乐,嫖赌逍遥,贪污腐化,鱼肉百姓,以至声名狼藉。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见此,不惧秦桧气焰,纷纷弹劾王钰,一时朝野震惊。

据南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记载,绍兴六年(1136),朝廷特任韩瑛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,“令往廉察”。提点刑狱公事是朝廷的差遣官之一,也是监司官之一。这里包含两个意思:一者提点刑狱公事不完全属地方官,相当于中央派到地方核查刑狱的官员,等同钦差;二者提点刑狱公事属于监司官之一,也就是说他不仅有刑狱和司法之权,还有监察之权,负责对本路和下属州、县官员的监察。而“令往廉察”,说得直白点儿,也即让他去查案子、搞巡视,“打老虎”,朝廷用意十分清楚。韩瑛

薛瑄 廉吏真儒的人格风范

刘立祥



薛瑄(1389—1464年),字德温,号敬轩,谥号文清,故后世又称“薛文清”,平阳府河津(今山西运城)人。薛瑄历任御史、广东道监察御史、山东提学僉事、大理寺左少卿、大理寺右寺丞、大理寺卿等职,明英宗天顺初年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,入阁参与机务。薛瑄是明朝著名思想家、理学家和文学家,河东学派的创始人,其做人做官的别样风采,可谓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

肠的斗筭之徒,他们没有因此而为难薛瑄,反而对他更加赏识。宣德三年(1428),明宣宗朱瞻基整顿吏治,重振纲纪,经内阁首辅杨士奇等人举荐,任命薛瑄为广东道监察御史,并监理湖广银场。

湖广银场位于湘西武陵山脉南麓的沅州,辖12个县,共21个场矿,有民夫55万之众,规模巨大,是国家铸币原料的主要基地,由户部管理开采。银场的开采和管理状况,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。此前,银场多年以来混乱不堪,管理者贪污腐败,偷盗成风,漏洞百出,亟待整治。

薛瑄走上任后,以岑参的诗句“此乡多宝玉,慎莫厌清贫”自警,不辞辛劳,时常奔波于沅州、辰溪和泸溪等各矿场之间,往复巡视,明察暗访,革弊鼎新,堵塞漏洞,建立健全制度法纪,一旦发现贪污受贿者,视情节轻重,依法惩处,当罢官者罢官,当治罪者治罪,不管任何人,绝不姑息迁就。

在任上三年,薛瑄须臾不曾脱离岗位,甚至从没有回家省亲,终于使银场由混乱不堪变得秩序井然,由大乱达到大治。任职三年期满,薛瑄清风两袖,翩然凯旋。

京官“豪宅”

废旧车框嵌作窗

薛瑄为官清廉,在朝中为御史,囊中羞涩,一直无力在京师购买自己的住房。转眼间五年过去了,孩子们渐渐长大,一家人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住所,于是,薛瑄东拼西凑,倾尽所有,下狠心购置了两间低矮阴暗的小房子。房子狭小得只能勉强放下桌椅床铺,更要命的是整座房子没有窗户,这对于这个嗜书如命的家庭来说实在难以接受。

如果买一扇窗子安上去,就可以使外面的光线透进来。薛瑄沉吟良久,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。原因很简单: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,空空如也。

居住在如此黑暗的房间怎么读书?薛瑄心里犯起了嘀咕。左思右想之际,他忽然看到了门前那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,不由眼前一亮,遂呼唤儿子薛淳过来,命他在东墙上凿出一个洞,然后将小木车拆解开来,锯掉两端长木,取车架方框嵌在凿开的洞上,糊上麻纸,这样就有了“窗子”,室外的灿烂阳光随之照了进来

站在自己的“杰作”面前,薛瑄欣赏良久,颇

为自得,雅兴难抑,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《车窗记》——

河东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,始买小屋两间于京师,仅容几榻床席,又苦其东壁暗甚,力不能办一窗。小子乃取废鹿车上轮,卸去两傍长木,以中方为椽,类若窗者,穴壁而安置之。

余归自外来,因叹曰:“以御史之显,曾不能办一窗,致以此物为之,使富者见焉,必眦目而哂,掩口而走矣。御史之拙于生事,乃至乎此。”既而取古书读其下,则旭日漏彩,清风度凉,心神通融,四体超爽,忽不知天之迥、地之广,而屋之陋也。复从而自解曰:“吾之屋如是,可谓陋矣。然安之而忘其陋,是居小而心则大也。彼贪民侈士,巍堂绮户,可谓广且丽矣。彼方褊躁汲汲,若不足以自容,日夜劳神惫精,思益以扩大之。是其居虽大,而心则小也。小大之说,君子必能辨之。”于是作《车窗记》。

500多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捧读《车窗记》的时候,耳畔不由回响起刘禹锡《陋室铭》的语句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……南阳诸葛庐,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:何陋之有?”

蒙冤下狱

死囚终日读《易》帖

正统初年,薛瑄在尚书郭玘的举荐下出任山东提学僉事,他亲自为学生授课,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“薛夫子”。

其时,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得势,勾结内外官僚,专权擅政,连明英宗都称他为“先生”,公卿大臣尊之为“翁父”,竞相攀附。为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,王振四处网罗亲信,培植党羽,结党营私。某日,王振向杨士奇:“谁有德才可居卿相高位?”王钰积极推荐了薛瑄。正统六年(1441),薛瑄被擢升为大理寺左少卿。

杨士奇素知薛瑄秉性,又知道起用薛瑄是王振的意思,意欲叫薛瑄去面见王振,并且差遣尚书李贤把他的想法告诉薛瑄。没想到薛瑄硬着脖子愤愤地说:“拜辞公朝,谢恩私室,吾不为也。”

由于王振深受明英宗宠信,越来越专横跋扈,气焰熏天。朝臣们在东阁议事,见到王振,一个个都忙不迭地打躬作揖,唯独薛瑄屹然不动;王振躬身向他施礼,薛瑄也不还礼;王振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,薛瑄都托词谢绝,根本不理王振的示好。

从此,王振对薛瑄怀恨在心。

薛瑄履职后,殚精竭虑,恪尽职守,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十多起冤案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,此时发生的一件看似普通的案子将他送进了死牢。

一位军官染病遽然离世,留下了貌美娇艳的小妾。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勾搭上了这位小妾,欲将其娶进门,遭到这位军官妻子贺氏的拒绝。王山猴急要娶,小妾迫切要嫁,贺氏坚决不允,于是,王山唆使小妾将贺氏告上法庭。小妾一口咬定贺氏毒杀亲夫,锦衣卫遂将贺氏拘捕关押,几经折磨,屈打成招,判成死罪。

这个王山乃王振的侄子。薛瑄一眼就穿破了这桩冤案的蹊跷,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秉公据实彻查,但他们因为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。无奈之下,薛瑄愤然弹劾承办御史渎职枉法,联合几位同僚一起为贺氏申冤,遗憾的是几次申冤都被驳回。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,诬劾薛瑄等故意捏造王山的罪名。王振又指使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,将他们全部缉捕关押,并判处薛瑄死罪,将其打入死牢。

薛瑄被禁身死牢,容色自若,每日聚精会神研读《易经》。

消息传出,朝野震动。随着行刑的日子渐渐临近,人们对此案越来越关注。某日,王振家的一位老仆人在厨房突然失声痛哭,问他为何而哭,他愈发悲声大放,抽抽噎噎地说:“听说今日薛夫子将要被处斩了!”说完,依旧号啕不已。

老仆人的恸哭使王振大受震动。众怒难犯,王振不得已只好做出让步,经刑科三次陈奏,兵部侍郎王伟上疏申救,才免除薛瑄死罪,削职为民,放归故里。

心系苍生

为民请命气如虹

正统十四年,发生了震惊朝野的“土木堡之变”,不久,明代宗朱祁钰继位,薛瑄被召回京师,任大理寺右寺丞。

景泰元年(1450),叙州爆发少数民族起义,很快波及川西九县,薛瑄奉诏前往协助左金都御史、四川巡抚李匡平叛乱。叙州之乱刚刚平息,播州之乱又起,遂又移师播州,连续作战,浴血疆场,终于取得胜利。

薛瑄在戡乱的过程中特别留心察看各地民情,发现当地贪官横行暴敛,变本加厉地盘剥百

你也在这里!”他马上要求与这位当年的情人相见,小妾却让他别急,先满上,又满上,再满上,韩瑛又一连干了三四杯。然而,小妾还是不肯“卷珠帘”。韩瑛心里开始抓狂,不断催促旧情人出来。小妾说:“韩提刑以往在我家最善跳舞,今日若能为我跳上一曲,妾即出来相见。”

这时,韩瑛已经醉态酩酊,不知所以,只要旧情人出来,跳舞岂不是小事一桩。他马上让人取来舞衫披上,不顾汉官威仪和书生斯文,涂粉抹墨,踉踉跄跄地扭动起来。结果,人还未站稳,就往下倒,劈柴一样地跌落于地,顿时人事不省。心已醉,人已倒,好在命没丢。

一旁的王钰见目的已经达到,赶快叫来马车,命人把韩瑛抬上车,将他送至他自己乘坐的船上,扶上卧榻,就离开了。昏然睡到五更时分,韩瑛的酒才醒,他翻身起来找水喝,感觉衣服有点不对劲,让人点燃蜡烛拿镜子一照,发现衣不是衣、脸不是脸,不禁大吃一惊,才猛然回想起昨晚的一幕,顿时无地自容。丢足了丑的人,还有什么资格去查别人?羞愧难当的韩瑛,只好吩咐手下解解走人,灰溜溜回韶关了。软差打虎,铩羽而归。

韩瑛这次办差,让人看足了笑话,从此臭名远扬,不久因人弹劾而罢官。王钰这只老虎呢?他下套儿扳倒钦差之后,朝廷对他反而悬而不决,最终不了了之。

韩瑛的经历证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:“打铁还需自身硬。”正人必须正己,只有自己“正”了,自身素质过硬,才能担当起“打铁”“正人”的重任。

“门外汉”竟是嘲讽苏东坡的

许晖

“门外汉”这个日常俗语是形容外行的人。“汉”是男人的俗称,“门外汉”最初当然是指男人,而且这个男人大名鼎鼎,他就是宋朝最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。苏东坡那么大学问,那么大气名,怎么会被称为“门外汉”呢?

苏东坡游庐山山东林寺,和照觉禅师讨论禅学问题,深有感触,第二天向山东林寺的长老献上一首名为《赠东林总长老》的诗:“溪声便是广长舌,山色岂非清净身。夜来八万四千偈,他日如何举似人。”“广长舌”指佛的舌头,据说佛的舌头广而长,能一直伸展到面部和发际,“广长舌”是佛陀善于说法的象征。苏东坡这首诗的意思是:大自然中无处不在存在着佛理,比如潺潺溪流的佛理;青青山色,明明白白地呈现着佛陀的清静法身。一夜之间,溪水就讲出了八万四千偈,无穷无尽,三寸之舌怎能将其中的佛理妙义尽皆讲给别人听呢?

看到苏东坡的这首诗偈,诸禅师纷纷发表读后感,一位禅师说:“便是‘岂非’夜来‘他日’全是废话,应该删掉。”另一位禅师说:“依我看,‘广长舌’‘清净身’也是废

话,也应该删掉,只保留‘溪声’和‘山色’即可。”另一位禅师说:“依我看,‘溪声’和‘山色’也都应该删掉,只需嗯哼一声就足够了。”

证悟禅师随即也作一偈:“东坡居士太饶舌,声色尘中欲透身。溪若是声山是色,无水无山好愁人。”这首偈才是彻悟之语。因此,台州护国寺的景元禅师对苏东坡最终的评价是:“是门外汉耳!”可怜一代大师苏东坡,在禅师们眼中,竟然是个“门外汉”!

苏东坡这个“门外汉”还闹过类似的笑话。他听说玉泉皓禅师机锋峻烈,悟境极高,很不服气,于是微服求见禅师。一见面,禅师问:“尊官高姓?”苏东坡回答道:“姓薛,称天下长老的薛。”玉泉皓禅师一听,原来是故意较量来着,立刻大喝一声,然后问道:“那你称一称我这一声喝有多重。”苏东坡顿时目瞪口呆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,只好恭敬地行礼。

这两个有趣的故事都记录在南宋著名的禅宗史书《五灯会元》之中。

语词精奥